

## 竹荪花开

◎郭明远(河南宝丰)

前些天,办公室的同事忽然问我:“你见过竹荪开花吗?”我以为他说的是竹笋,随口说:“我见过雨后春笋拔节,但没见过开花!”

“我说的是草字头,下面是‘孙’字的‘荪’”。我恍然大悟,便问:“没见过,哪里有?漂亮吗?”他说:“听说咱这里食用菌产业园有,每天早晨6点至9点之间开,如昙花一现,可好看了!”

当晚,为弄清竹荪的情况,我在灯下查阅了一些文字和视频资料,得知:竹荪,别名竹参、竹荪菌、网纱菌等,原是南方一种生长在枯竹根部的食用菌菇,后经人工培养后进行种植,被誉为“雪裙仙子”“真菌之花”等。其味道鲜美、营养丰富,药膳共用,有“现代保健食品”等美誉。这些介绍更吸引了我,想去看看它惊艳的绽放。

次日8时许,我们按照约定,冒着蒙蒙细雨从单位驱车前去,但到了大棚里,40多岁、脚蹬蓝色胶靴、身穿黑色裙子的技术员王新苗正要收工,她遗憾地说:“来得有点晚了,竹荪每天6点至9点之间开花,9点以后就停止破壳了。开放时

满地都是,看着,采摘着,可美了!现在已近尾声,也不知道有没有了!碰碰运气,看看还能不能遇到!”听到这话,我们有点后悔和丧气,但望着大棚里垄畦上卧着一个一个如鸭蛋般大小的竹荪蛋,我们仍希望能看到她昙花一现的美丽绽放,便不舍地在大棚里转悠。

正当我们准备返回时,王新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惊喜地喊:“快来看!快来看!这个竹荪蛋还在破壳!”于是,大家纷纷快步围拢过去,或蹲,或站,或弯着腰,或屏息凝目,或端起摄像机,记录竹荪如昙花一现的一幕。

只见那个竹荪蛋先是裂开了一个小嘴,随着粉红色的小嘴慢慢张大,一个深绿如伞形的菌帽从壳中探出了小脑袋;紧接着,菌帽下一根直径约3厘米、如圆筒状白色海绵体的菌柄如同带着一股强大力量,顶着菌帽噌噌地往上蹿,那速度比雨后春笋还要快;不到一秒钟,菌柄长到了20多厘米。看到它洁白的身躯顶着一顶绿伞,大家纷纷说:“真美!真美!”王新苗说,更美的还在后面呢。我们耐心

地等待了约40分钟,只见菌帽下先是露出了一圈洁白的裙边,瞬间便如白色纱幕哗啦啦向下展开。这时,一个脚踩两瓣粉色菌托、头戴深绿色菌帽、身着透明雪白裙纱的竹荪,如蒙着面纱的花中仙子玉立在我们眼前。“真美!真是开眼界了!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
一个可爱的生命,熬过了无数个日夜,终于从厚厚的荪蛋中破壳冲出,迎来了灿烂光明的世界。这种强大的生命力,让人惊叹!这种独特的绽放方式,让人惊羡!

“这时,需要马上采摘,不能错过时机。不然,竹荪很快就会萎缩倒下。”说着,王新苗从菌托下小心摘下了这株竹荪,递到了我的手中。抚摸着它汗津津的菌帽、温润的裙纱和肌肤,竟爱不释手,陡生爱怜之情。

一花一世界,万物都是一个生命体,都有自己的生长方式和过程,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,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,都有自己精彩绽放的瞬间。正是有了这无以数计的生命体,我们这个才充满了缤纷色彩,生活才处处充满欢乐。



茉莉飘香

◎马晓英(江苏扬州)

夏夜,客厅的方向袭来清香阵阵。寻香到阳台,原来是我养的茉莉正可劲地在摇送芬芳。

茉莉花小小的,一个枝子上总有那么三四朵、五六朵聚在一起,指甲盖似的洁白花瓣儿裹了一层又一层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、玫瑰的艳丽,它的花香也是徐徐的,悠长而内敛,仿佛带着羞涩,带着含蓄,像极了东方女性。它喜在夜晚悄悄开放,一度令我以为它就是“夜来香”。

那是读初中的时候,我家住三楼,二楼的人家极爱养花。她家的花儿多得堆不下,便在阳台外做了架子。夏天的夜晚,暑气仍笼在屋内,搅得人睡不着觉。忽有阵阵香气从窗外飘来,在我的鼻翼旁盘旋、跳跃。我问母亲:“这是什么香?”彼时的母亲还认不得茉莉,便含混答道:“是夜来香吧!”

香气飘飘散散,绵绵的、软软的,似一首催眠曲,渐渐把我带入甜美的梦乡。

后来,我终于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它便是江苏民歌《茉莉花》的主角,与真正的“夜来香”并无关联。但一提起它,我的脑海里还是会跳出“夜来香”三个字,还有那缕挥之难去的香气。

这盆茉莉,已经是我养的第三盆了,前两盆都夭折了。

三年前的初夏,母亲的护工从乡下老家带来了一兜栀子,整个病房顿时充盈着浓郁的香气。母亲说:“要是病房里都是花香,没有药水味,该多好啊!”可怎样才能保证花香满屋呢?我动了去外边买一盆栀子来养的念头。母亲说:“你要买那就买茉莉吧,那香味更清淡些。你记不记得以前邻居家的‘夜来香’?多好闻的花香啊,还能催眠。我这浑身痛啊痛的,晚上根本没法睡,或许闻了它就能睡着了呢!”母亲像个孩子似的望着我,眼神中充满期待。

可是,我在花市买了茉莉准备送去时,医院却不让亲属随意进出探望了。我只好把母亲交给了护工,自己在家烧些饭菜给她送去,竟淡忘了送茉莉的事情。

那盆茉莉起先还蓬蓬勃勃,却在开过一茬花后便再也不理睬我的期待,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枯萎了。第二年春天,我不甘心又在网上买了一株新苗,还购置了专门的茉莉花土和肥料,再次种下了希望。然而没过多久,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我赶紧收拾了衣物到医院全天陪护,还是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,在那个春末的凌晨,母亲永远离开了我。当我再回到家里,新种的茉莉也最终没有成活。

夜色阑珊,微风阵阵。眼前的茉莉开得好极了,几乎每一个伸展出来的枝子上都有花苞在渐次绽放,可谓爆盆了。氤氲的花香里,我依稀听见母亲的声音:“这‘夜来香’可真香啊!”

## 一园瓜香醉炎夏

◎刘忠民(辽宁岫岩)

月光如水,白日的溽热隐到了夜的深处,老伴儿从冰箱里取出一碟水果,一缕甜瓜的气味钻进鼻孔,清凉中带着甜润,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那片瓜园。

小时候,家乡的瓜园是生产队的,在一座小山包的脚下,茂盛的秧苗里隐藏着勾人心魄的瓜果。看守瓜园的是位姓万的老人,老人干瘦干瘦的,好像与水无缘。看瓜的棚子很小,矮矮地披着茅草,孤独地立在瓜园当中。

我两天写完了暑假作业,剩下的时间就窝在墙角看书。爸爸积攒的书很少,每本我都看过几遍,有的能讲解出大概的内容,甚至可以背诵下来。看着我渴盼的眼神,爸爸叹了口气说:“老万头的书可多了,但他根本不外借。”

于是,我每天爬上小山包,站在一块卧牛石上张望瓜园,这成了我的功课。烈日如火,把我晒得浑身冒油,肩膀上暴起的白皮随风飘落。这一日,我正站得昏昏沉沉,一个声音在我耳畔炸响:“看什么呢,小子?”

是老万头。别看他个头

小,声音可不小,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,他可能把我当成惦记瓜果的坏孩子了。我并不害怕,反倒礼貌地问他:“爷爷,你的草棚里真的有书吗?”

他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,愣了一阵儿,然后对我说:“为什么不亲眼去看看?”“生产队规定,瓜园外人不得入内,尤其是小孩……”我低着头,无可奈何地说。

万爷爷说:“我的那些书,期待孩子已经很久喽!”

我随着万爷爷下了山,我们绕绕转转,穿行在瓜园的田埂上,甜瓜扬着嫩绿的脸皮,向我挤眉弄眼,我并不理会,跟在那个瘦小的身影后进了草棚。草棚内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,那间窄窄的草棚里,两面墙壁对摆着书架,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,一册册或薄或厚的书整整齐齐地列着队伍,好像随时接受检阅的士兵。那里,有《三国志》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,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百年孤独》;有《唐诗三百首》,也有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,可能是担心受潮或是漏雨,书架的顶部还精心地遮挡着油布。

见我发呆,万爷爷说出了让我感念终生的话:“想看什么,自己拿吧!”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就连爸爸也不敢相信,当我半夜三更回家的时候,爸爸刨根问底,非要问个究竟。

那个暑假,是我吸收营养最盛的时光,万爷爷不但让我饱览群书,还教我珠算,大扒皮、小扒皮、韩信点兵等,棚外瓜果飘香,棚内书香四溢,算盘珠噼啪啪击打到月上中天。当我因倦的时候,万爷爷拧来甜瓜,挥拳砸开,香气瞬间灌满了草棚,我咬上一口,脆脆甜甜的,瓜香直沁肺腑……从那以后,甜瓜的美味就顽强地占据着我的心田。

收获的季节,我离开了家乡,走进了更远的学校,而后,又走进了更高的学府,但无论走到哪里,那片生机盎然的瓜园,那座梦幻般的茅草棚,都会频繁而顽强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……

我举头望月,嚼着凉丝丝的甜瓜,没有品尝出年少时的味道,夜空中有醇厚的瓜香飘来,再一次萦绕上我的心头……

